

学生励志教育经典

忆
母亲

名人
忆
母亲

甜美的呼唤

德玄馨 主编

在“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肆虐的年代，“农民的自留地上不许种棉花”，陆文夫的老母亲，为了给他做一床保暖的棉被，便“偷偷地在我祖母的坟茔的后面种了几十棵棉花”，如此花了四五年的时间，“母亲终于背着一条十斤左右的棉花胎爬到我的楼上来了，她高兴极了，觉得是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事业”。

叶楠说：“母亲的一生，好像是专为我们活着的。一个孤独无助的母亲，养育了五个幼儿，在战争年代，艰难可知。就像一只要养育一群幼雏的孤独无助的鸟，要独自一啄一啄地哺食，要以自身的体温给予雏儿温暖，还要为抵御凶兽猛兽对雏儿的伤害，而挺身跃起与之作殊死的拼搏……”而“不能也没来得及与母亲诀别，这成了我终生无法弥补的恨事”。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忆母亲



甜美的呼唤

名人忆母亲

苏雪林“知道冥冥中有一位母亲以她的大爱随时羽翼我，保护我；以她的深情蜜意常常吻我，亲我，拥抱我”。

丰子恺“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

三毛“想对母亲说：真正了解人生的人，是她；真正走过那么长路的人，是她；真正经历过那么多沧桑的，全然用行为解释了爱的人，也是她。”母亲赋予她“生命的深度和广度，没有一本哲学书籍能够比她更周全”。

牧惠说，母亲“对于我们，她除了不娇宠和在功课上、劳作上的严格要求外，别的事她相当开明放任”。正因为“有这样的母亲，有这样的街坊，才有今天的我。我实在无力还清这笔巨大的感情债”。

上架建议：名家经典类

ISBN 978-7-80716-929-1



29.00

9 787807 169291 >

定价：87.00元（共三册）

名人忆母亲

甜美的呼唤

德玄馨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甜美的呼唤 / 德玄馨主编.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9.

(“名人忆母亲”系列丛书)

ISBN 978-7-80716-929-1

I. ①甜… II. ①德…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世界

IV. I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7090 号

甜美的呼唤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 6 号楼 303

邮 编: 100010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65251756

网 址: www.bjd.com.cn/txcbs/

印 刷: 北京合众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60

字 数: 870 千字

定 价: 87.00 元 (全三册)

内文印装如有错误, 请直接与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我的母亲我的姨妈 /// 吉本	1
我的母亲 /// 马克·吐温	3
幼年时代的梦境 /// 谛闲	7
母 亲 /// 齐白石	11
先母行述 /// 胡适	15
先母杂忆 /// 钱穆	19
母 亲 /// 林语堂	27
母亲的茶 /// 横光利一	29
三十年前的中秋月 /// 钱歌川	33
献给我的爱母 /// 陈学昭	37
或人日记抄 /// 李广田	43
在别墅 /// 李广田	47
我们的母亲 /// 柳无忌	51
我的母亲和她的画 /// 廖承志	55
母 亲 /// 储安平	63

母 亲 /// 张岱年	67
母 亲 /// 萧乾	69
母 亲 /// 徐懋庸	73
母 亲 /// 何家槐	79
夜 泣 /// 凤子	83
母 亲 /// 端木蕻良	87
母亲给我留下的遗产 /// 荒煤	93
我要个疼爱我的妈妈 /// 冯亦代	99
母亲的希望 /// 苏青	103
我的母亲独一无二 /// 罗曼·加里	109
未完成的旅行 /// 梅纽因	111
母亲的秘密 /// 林海音	115
母 亲 /// 吴冠中	121
母亲是个勇敢的女人 /// 李光耀	125
折翼的凤凰 /// 杨静远	129
我的母亲 /// 红线女	135
母亲的诗 /// 忆明珠	139
妈妈的甜咸酸辣 /// 向明	143
天 年 /// 鲍昌	147
怀念母亲 /// 大荒	151
我的母亲 /// 叶楠	155
忆慈母 /// 谢璞	161
我的母亲阎张氏 /// 阎纲	175
山 城 /// 逯耀东	185
母亲是棵遮荫树 /// 张守仁	189
母 爱 /// 石英	195
思念中的母亲 /// 冯德英	199

妈妈的梦幻 /// 李敖	205
严母的慈爱 /// 资华筠	209
妈妈喜欢钉钉子 /// 王维洲	213
寸草之心 /// 李元洛	217
我的妈妈冰心 /// 吴青	223
在古老的土地上 /// 刘成章	231
我吃上了“小灶” /// 戴厚英	239
母亲的照片 /// 戴厚英	243
忆 娘 /// 王宗仁	249
怀念我的姆妈 /// 刘虎山	253
母亲的河 /// 尧山壁	257
跟陌生人说话 /// 刘心武	263
最初的人生思索 /// 冯骥才	267
还没有画句号 /// 徐城北	273
背 影 /// 三毛	277
生日卡片 /// 席慕容	285
时 光 /// 席慕容	287
慈爱的母亲 /// 李木源	293
我的妈妈 /// 程乃珊	295
心中的偶像 /// 汪明荃	303
我不是个好儿子 /// 贾平凹	305
后 记	311

我的母亲我的姨妈

吉 本

【三言两语】

爱德华·吉本 (Edward Gibbon, 1737-1794) 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吉本出生于伦敦附近的普特尼, 他是家中独子, 10岁时丧母, 由姨妈抚养, 年少时多病, 喜欢读书, 在《我的作品和生活回忆录》中提到自己早就发现历史是自己“特有的粮食”。1763年, 他前往欧洲大陆旅游, 结识狄德罗, 1764年他站在罗马废墟上, 萌生了写作罗马帝国史的念头。1772年他开始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一部巨著, 包括许多详尽的考证, 后来许多历史学家都引用这部书的材料。

吉本在文中写了他童年的事情, 母亲去世很早, 父亲伤痛欲绝, 吉本则由姨妈抚养, 这位姨妈在吉本心目中是真正的母亲, 她给了吉本很多有益的影响, 使得吉本在童年就喜欢上读书——吉本认为这是自己最大的财富。

我的上学时时因为生病而中断; 在金斯敦学校里时断时续呆了将近两年之后, 终于因为我母亲去世而被召回家了 (一七四七年十二月)。我母亲当时三十八岁, 是由于最后一次分娩难产而死的。我还太幼小, 不知道我的损失如何重大; 我母亲的形象和言语, 留下在我记忆里的是淡淡的印象。凯瑟琳·波汀姨妈以挚爱之心痛悼妹妹和朋友; 而我那可怜的父亲更是无法可以慰解的, 满腹悲痛, 似乎威胁到他的生命或他的理智了。我永远忘不了丧事以后几个星期我们第一次碰面时的景象: 骇人

的静默，室内悬着黑布，中午点着小蜡烛，他的一阵阵叹气和流泪；他对我母亲的赞扬，说她是天堂里的圣者；他的庄严嘱咐，要求我牢记母亲并且仿行她的贤德；还有他的狂热地吻我并且为我祝福，仿佛这是惟一留存的表示他们爱我的证明了。哀痛的风暴不知不觉地退落成为沉静的忧伤。在朋友们的欢宴上，吉本先生也许装出一点高兴样子或者欣赏一点逗趣言语，可是，他对幸福的打算却永远毁灭了：自从失去伴侣之后，他孤单地留在世上，世上的事业和娱乐对他都成了可厌的或者乏味的了。试行几种排遣方法未得成功，他就推开了伦敦的烦扰和普特尼的舒适，去往伯里顿的乡下角落或者该说是荒僻之地隐居起来。嗣后几年，他很少从这个地方外出。

就我记忆所及，外祖父家靠近普特尼桥和教堂墓地的房子，似乎就是我自己出生的家。在我们学校放假和我父母住到伦敦去的那些日子里，最后在我母亲去世之后，我无论是生病或者不生病，都可以在这里消磨大部分时间。我母亲死后三个月，在一七四八年的春天，外祖父詹姆斯·波汀先生因为经商失败宣告破产。这年的圣诞节以前，他的全部财产都还没有卖掉，房屋也没有让出，因此我得以整年跟姨妈住在一起，不大理会到她面临着无家可归的命运。我在反复谈到我从这位非常善良的妇女、凯瑟琳·波汀夫人所受到的好处时，心里就感到一种带有忧伤的快乐；她是我在健康上、也是心灵上真正的母亲。她的天生机智，由于精心阅读最好的英文书籍而更见精审；她的理智有时也许会受到成见的蒙蔽，可是她的情感却从来不用伪善或托词来作遮饰。她那纵情的爱抚，坦率的脾气，加上我天生的越来越大的好奇心，很快就祛除我们之间的任何间隔，我们好像同等年龄的朋友一样，漫无限制地谈论一切题目，不管是习见的还是难解的。看见我萌发出幼稚的思想，就使她得到愉快和安慰，痛苦和烦恼往往通过教导和娱乐的声音而纾解了。由于她的慈祥教导，我很早就不可压制地热爱读书，而我对这一点，即使拿印度的财宝来交换，也是不愿换掉的。一个爱听的故事，反复听了许多遍，就铭记在心里了：我记了吹笛人的洞穴，幸福神的宫殿；也记了阿道弗斯王子被时间之神不怕飞坏多少副翅膀地追赶了三个月或三个世纪而终于给逮住的倒霉时刻。若说有可能确定这故事是哪一天记下的，我大概会觉得是件怪事。

我的母亲

马克·吐温

【三言两语】

马克·吐温（1835-1910），美国人，幽默大师、小说家和作家，也是著名演说家，19世纪后期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虽然其家财不多，却无损其幽默、机智与名气，堪称美国最知名人士之一。其交友广泛，威廉·迪安·豪威尔士、布克·华盛顿、尼古拉·特斯拉、海伦·凯勒、亨利·罗杰诸君，皆为其友。他被誉为“文学史上的林肯”。海伦·凯勒曾言：“我喜欢马克·吐温——谁会不喜欢他呢？即使是上帝，亦会钟爱他，赋予其智慧，并于其心灵里绘画出一道爱与信仰的彩虹。”威廉·福克纳称马克·吐温为“第一位真正的美国作家，我们都是继承他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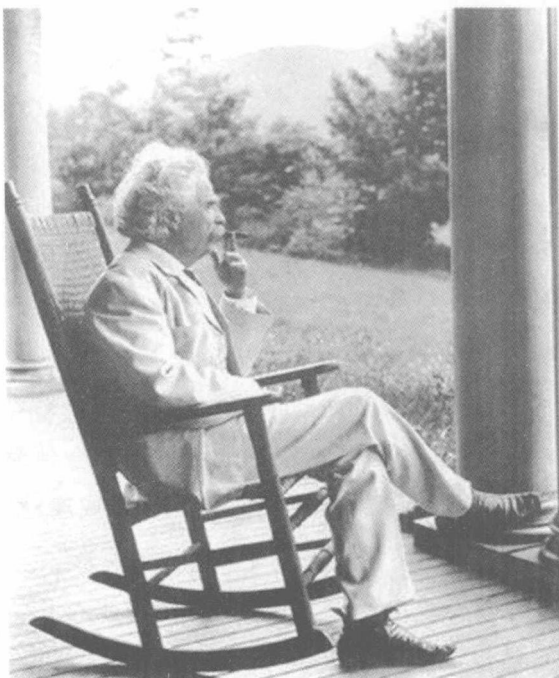
“孩子是真理的源泉，但你不能指望用一个桶装下所有的泉水。我了解我的孩子，他从不欺骗我。我相信他百分之九十的话都是为了润饰，而剩下的百分之十，绝对是实话。”正直善良、热心慈爱的母亲，似乎认为所有的一切总是好的，事实上，什么东西都往好处想，事情就会是美好的。

我的母亲詹妮，死于八十八岁的高龄。她曾经在四十岁的时候，身体非常的差，被确诊为病人，周围的人都认为她会不久人世，但这个病人自己，却好像浑然不知，永远对周围的人和事情依然兴趣盎然。对她来说，片刻的沮丧都是闻所未闻过的事情，而这正是疾病的最大克星。

她是个热心肠，并且胸襟开阔，周围任何人的事情就是她的事情。

一次镇上发生了车祸，她的邻居告诉她，由于一个牛犊的惊扰，说一个人从马上摔下来丧命。母亲很关切地追问道：“那个马驹如何了？”她并不是对那个从马上摔下来的人漠不关心，而是她对牛犊也同样地关心。

她总是能找到去关爱别人，包括那些坏小子的理由，甚至编造借口。一次我们骗她对恶魔也说出了仁慈之语。一开始，我们都串通一气诅咒恶魔，言辞逐渐地恶毒起来，她承认我们诅咒的对，但她疑问：“恶魔是否被公正对待了？”



马克·吐温

融幽默与讽刺于一体，既富于独特的个人机智与妙语，又不乏深刻的社会洞察与剖析，既是幽默辛辣的杰作，又是悲天悯人的严肃！这就是马克·吐温的写作风格。

他忘记自己的苦难，他安静了，我想他一定想起了自己的妈妈，他再也见不到他的妈妈了。孩子，等你长大了，你也许才会明白，听一个孤寂的孩子的歌声，会令你欣慰的。”

所有的动物都能在她那里寻找到底护，包括被人追逐的、斥骂的猫。
4 我们家最多的时候曾经养过十九只猫。对它们的照顾，是一个不轻的负

母亲通常不说伤人的话，但当她被真正地激怒时，她是我见过的最能说的人。那时候，我家里有个小奴仆，叫 Sandy，是我们家从哈内波尔买来的，而他是从马里兰某地被贩卖来的。这个男孩，来了以后整天唱歌，吹口哨，喊叫，大笑，很是烦人，终于，我忍不住了，跑到母亲那里告状：“Sandy 唱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歌了，我再也受不了了！请你让他闭嘴！”这时我发现，她的眼泪流出来了，她说：“可怜的孩子，他歌唱的时候对我来说很欣慰，因为

担，在当时。但它们被抛弃，都太不幸了，这就足够了。通常她坐下时，膝盖上会蹲一只猫，但她不认为自己爱猫胜过爱自己的孩子，尽管猫有一个好处：你不想抱的时候，随时可以把它放下。

我小时候，和所有的小孩子一样地讨人嫌。一个邻居曾经问过她，“你相信你孩子说的话吗？”母亲回答说：“孩子是真理的源泉，但你不能指望用一个桶装下所有的泉水。我了解我的孩子，他从不欺骗我。我相信他百分之九十的话都是为了润饰，而剩下的百分之十，绝对是实话。”

母亲对蛇和蝙蝠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我通常把这些动物藏在她的口袋和缝衣服的篮子里来恶作剧，除此之外，她无所畏惧。一次，我看到镇上的一个恶棍，气势汹汹的，手里拿着粗绳子，追着他的大女儿，要把她绑起来。镇上胆小怕事的人，都赶紧躲开了，但我母亲不怕，开了门，把那个可怜的姑娘让到屋里后，她没有关门，也没有锁门，径直站在了门口，堵住了那个恶棍的路。那个恶棍在她面前咆哮、怒骂和威胁，她针锋相对，毫不退缩，痛斥这个恶棍的行为，嘲弄他。最终，这个恶棍服软，交出了他的绳子，请求她原谅，并对天发誓，母亲是他见过最勇敢的女人。此后，他们成了朋友，因为母亲是惟一个不惧怕他的人。

一天，在圣路易斯的街道上，她偶遇一个五短身材，很是粗壮的马车夫正用鞭子把，狠命打马的头部。她冲了上去，夺过鞭子，并最终说得那个车夫自惭形愧，自愿答应以后再也不这样虐待马匹了。

对于到镇上来的马戏团，她永远有着和她实际年龄不相符合的热情。她热爱游行，喜欢集会，喜好讲座，参加野营，以及教会的活动。实际上，她对任何无宗教信仰的活动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包括葬礼。她曾经说过，如果她现在不参加别人的葬礼，那么到时候，也就没人会参加她的葬礼了。

母亲在八十二岁时，居住在克库克镇，有那么一次，她坚持要参加一个密西西比河河谷的老开拓者的聚会。集会的地方稍微有点远，母亲在去参加集会的路上，仿佛又重新充满了做姑娘时的活力和渴望。一到那个地方，她就询问一位来自圣路易斯的巴瑞特医生的情况，有人告诉她，巴瑞特先生刚刚在今天早上回家去了，也不会再回来了。母亲的活

力和渴望，仿佛被这个消息捅漏了的水桶里的水，全没了，她一言不发，转过身，回家了。回家后的一段时间，她保持沉默，仿佛思考什么问题，后来终于告诉我们原委。原来，母亲十八岁时，她和一个医学院的学生深深相爱了，但由于一个误会，那个学生离开了，而她随后也结了婚——她想以此表明对他的毫不在意。此后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最近的一次报纸上看到消息，说他也会参加这次聚会。“就在我们到达的三个小时之前，他离开了。”母亲不无遗憾地说道。

母亲把这种感情隐藏在心底，六十多年来，我们谁也没有察觉。到了母亲晚年，她的记忆力明显衰退。她曾经给她已经死去四十年的同学写信，并且常常疑问和责怪：为什么她们不回她的信件。四年以后，母亲走了。

但母亲直至离去，都保持着说话能力。母亲以前总是告诉我，我出生的头七年，身体多病，主要依靠药物才活了下来。在她临死的那一年，我又问起了这个事。

“我想那几年，你肯定一直很替我担心的？”

“是的，一直担心。”

“怕我活不下来？”

母亲思索了一下，明显装着想回忆一下：

“不，怕你活下来。”

母亲的性格，坚持和慈爱，在我后来的书《汤姆·索亚历险记》里，投影在珀莉阿姨身上，我想极力改进她，但是没有成功。

幼年时代的梦境

谛 闲

【三言两语】

谛闲（1858-1932），号古虚，早年父母妻儿先后去世后，于白云山出家，24岁在天台国清寺受具足戒。创办中国历史第一所僧校，兼任校长。谛闲是天台宗43代传人，精通佛学，能开讲十余部佛经。近现代高僧仁山、常惺、宝静、静权、圆瑛等，以及社会名流叶恭绰、蒋维乔、屈映光等，均出自门下。

大师弱冠之年，便遁入空门，原因自然是父母妻儿相继而去，大师受不了这重重打击。之所以会选择出家，或许这篇文章能给出个答案。与佛结缘的种种故事都由母亲的身上引发出来的。母亲淑和善良，孝敬殷勤，给大师性格一定影响。出生之时的梦，小时候的病，学说话时的就会说“吃斋”，还有五六岁时的梦，都跟出家有关。大师对母亲的爱毋庸置疑，只是偏向了自己与佛结缘的故事了。

我的俗家姓王，曾祖父讳一亮，曾祖母马太夫人，祖父名升字允平，祖母宋氏；曾祖父和祖父均重阴鹭，有潜德，父讳德清，赋性耿直，不惯逢迎，平素谈话时常说：“为人做事，无论如何，要给儿孙留些阴德！”又说：“我们王家，多少辈子，没有和人诉过讼，打过仗。”并以此叮咛后人，纵然自己吃亏，不要违背祖上家风。他老的为人，对于自己生活很俭朴，对于公共事业则很慷慨！宁忍自己艰窘一点，总要去帮助人家，一生持身涉世，待人接物，没什么特长，惟“敬以处事，诚以

待人”。因为家庭人口多，本地没多出产，所以一生多是帆船贸易，到各地去做买卖。

我母亲娘家姓张，天性淑和，孝道殷勤，居家过日子，总是做在先，吃在后，对家庭中的事任劳任怨，遇有不顺心事，惟念阿弥陀佛；对乡里则敬老怜贫，排难解纷。先是伙居，人口众多，一个大家庭；后分居度日，各立门户。父恒经商外出，家事赖母亲支援，每教训后人，要惜福修福，平常不曾道过他人一句是非。

在我上面，已有兄姊七八个，可惜都未长大。有活三四岁的，也有活七八岁的，没有一个能存在，都夭亡了！我父母以为后代无望，对儿女方面很伤心。过三年之后，又生下了我，父母恐怕我也活不长，然又不能不好好抚养，只好任命而已。

我生的那一年，正是咸丰八年戊午（1858）六月初一，那时我母亲，已经三十六岁，我是最后所生，生下来之后，就没有乳吃，为了抚养我这个最后的“老生子”，我母亲不知受多少苦！

我懂事的时候，我母亲常跟我说：生我的时候，是一个早晨，太阳已经很高了，在那一夜，我母亲还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梵僧，是一个大高个，秃头，穿得很整齐，看光景不像中国僧人打扮，手里牵着一头骡（并不十分像），到我们门口要住宿，那时正赶我母亲在门口站着，我母亲对他说：“我们这里，并不是客店。而且房子也很窄狭，不能住，你去另找地方吧！”那僧人说：“唉！我是出门赶会的人，现在天已晚了，你方便方便，让我在这里住一宿吧！”我母亲说：“我们家里要是房子多的话，可以让你住，没有多房子，怎么能留你住呢？如果你必需要住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地方，我们的隔壁有个大烟馆，你可以到那里去住吧！”这时那人就有点不乐意的样子，“哼！”他说，“好汉不进三房，我哪能往那里去住呢？”这时我母亲就醒了，第二天早晨，吃早饭时候，就生下了我。

后来，我母亲对他说的话里的“三房”两个字，始终不明白，就跑去问我的一个本家伯父，我们这位伯父素常以拆字算卦为生，对于这些江湖话，都很明白，他略略地给我母亲解释了一下，他说：“三房者：第一是赌场；第二是烟馆；第三就是一般下流人所到的地方（如妓

院等)，普通有知识有身份的人，绝不涉足到那种地方去”。

我母亲还说：生我的那一年，年月不好，闹饥荒，人民的生活都很苦！又加那年六月间很热，老的小的热死很多。我们邻家和我一块生的一共有三家，那两家母子都热死了，就剩下我们母子二人。按普通常识来说，凡产妇须避风，忌喝凉水。我母亲因为天气热，也顾不得这些忌讳的事情，往往夜间在院子里睡觉，还常喝凉水，也真奇怪！就这样我母子也没有死。

以后，我们街坊邻居，看我独没有死，觉得很特别，我母亲也以为我纵然活下去的话，也在家里待不住，后来必定要出家当和尚的，她说这话因为有两种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我生下来到两三岁之后，也不会叫爸爸，也不会叫妈妈，只会说“吃斋”两个字，这是我与其他小孩最特别的地方！后来，我母亲叫我学说话，教我叫爸爸叫妈妈，而我嘴里头仍然是“吃斋”、“吃斋”地喊，其他的话，教也教不会，“吃斋”这两个字，不教而自会说。

后来日子久了，我母亲对这事就起疑惑：为什么不会叫“妈妈”，只会喊“吃斋”呢？于是就以这事去问邻家的那位下神的老太太（巫婆），老太太说：

“那是你这孩子在前世有吃斋的愿力，如果今生不吃斋的话，恐怕不能活下去。”

这时，我母亲听了这话，就又犯愁了。

“啊？”我母亲说，“他一个小孩子，又怎么能吃斋呢？”

“他固然是一个小孩子不能吃斋，”老太太说，“那么你是他的母亲，可以替他吃斋呀！”

我母亲在那位下神的老太太面前领教了之后，低下头去沉思了半天，觉得这事情左右为难：吃斋吧？家中都是吃荤的人，而且沿海地带，吃鱼的时候又多；不吃斋，自己就这一个孩子，下神的那位老太太明明说他是有吃斋之愿，不吃斋就会死，万一真的死掉了，不是我落得一辈子绝户吗？这种矛盾的思想在心里萦回几番之后，自己觉得仍没办法来解决，最后还是请示老太太来想法。

“真难为我!”我母亲说,“我们穷人家,很多人在一块过日子,怎么能方便吃斋呢?”说这话时还有点发愁的样子。

“告诉你!”老太太很爽快地说,“你可以初一、十五吃花斋呀!”

自那时起,我母亲每逢初一、十五,就替我吃花斋,后来我岁数大了,对这事情起疑惑,便去问母亲,我母亲就把这段吃斋的因缘,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到了五六岁的时候,我母亲又做了一个梦,梦境是这样——是在一个很晴朗的天气里,人们都做工去了,我那时候很小,整天的在外边跑着玩,往往一天半天不回家。我母亲恐怕我在外边玩,跑远了有危险,就出去满处找我,等找到我叫我回家的时候,我忽然放快了步子又跑远了,这时我母亲在后面紧追我,把我追赶到一个河边上,河里面还有一道圈门形的石桥,过石桥之后,是一个大广场,周围都是河,广场里有十几个大高个出家人,长得大鼻子大眼睛,在那里念经。我母亲眼见我从桥上跑过去,等她追到广场的时候,我忽然现了僧相,混杂在那些出家的人群里,披上袈裟,念起经来,模样已竟辨不十分清楚了。这时我母亲爱子心切,一方面恐怕丢失了孩子,一方面又替我可惜,可惜我出了家。但里里外外地找,究竟也没找得着,就将信将疑地,很懊丧地回去了。

回来的时候,因为追我就走错了路,也不知走哪去了。眼看广场四周的河里,完全是污泥黑水,血腥烂臭,还有一些老幼残疾,蓬头垢面的人在河里往外爬,看看已经爬到岸上来很多!后来又走到那个桥的旁边,桥头上坐着一位老太太在那里捻线,我母亲因为自己走错了路,就上前去探听。

“老太太!”我母亲很客气地问,“我刚才因为找孩子走迷路了,我是北塘村的人,不知从这里回家成不成?”

“好!”老太太说话很干脆的,“你过去这个桥,顺着这个大道,一直就走到你家了。”

这时候我母亲就醒了。

这些话,都是后来我母亲告诉我的。